卷十

賈奉雉
一枕游仙夢午回
榮華轉眼勝
寒灰少年盛
氣消磨盡白有
棲船接引來

三生

三載研鑽一日爭何堪睛睛眸掌文衡仇尋累世難消釋不扶復睛怨不平

長亭
驅鬼新傳一卷書得逢佳麗
信非虛芳名早作分離識
水玉偏難積怨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仰而跂俯而就爲文之道與處世通然亦須看其俯就之有害於義與否審於義則不可俯就矣仰跂之而不得猶不至見棄於君子也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與其爲易寧爲其難此何須鄙人信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率爾操觚談何容易即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人之貴賤視乎其文文者心之聲品之所從分也臺閣猶賤味乎其言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鑑賈終默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一副眼睛肺腸者欲換之而無可換矣

時中書局校印

實雖少年盛氣其所自是正大

翦冗泛濫之句連綴成篇遂可以束閣羣書可以奪魁多士此等閣墨一俯出無怪就者奉爲靈符深入肌理以此等物事進身而成名淵源授受也

每見榜上有名竟謂文章有價賞鑑有眞儼然道在是矣而不知狗矢之臭者只便宜少出多少愧汗黨來富貴

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强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翦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翦冗泛濫不能對己何可告人此而曰連綴成文亦連綴者之自謂爲文耳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强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羣書未入閱者之目自當束閣之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今之以剽竊連綴成篇而得售者想亦背上有符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不作此想除却多少孽障省却多少愧汗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諸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可謂一字一珠讀竟重衣盡溼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椀貯狗矢眞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

原無足纂心若千載之名非忠孝之節義不足以當之果能致此則千古不朽矣又長生哉置身度外可以爲聖賢可以作佛仙神仙可學而成無奈腸腑空明許多驚怖以後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牽總許多罣礙情緣道念兩相持而不能下久之久之洞府清潔之地變爲房櫳狎褻之所矣自己不能作主

長絕矣欲顧顏面除非遁跡山林與世長絕郎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初志何嘗不決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叅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尊案尚未造完故謂來早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樹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人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嘩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渺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情緣未斷終是苦未受盡孽未造完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眞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

時中書局校印

愛我者又豈能爲力乎

洞府中自解觸登榻月纔明耳而取餌充飢寂然一坐忽而虎嗅忽而人來悄然登榻時低聲小語時偎傍怨懟時慰藉歡合時以至聞曳譙訶越牆曳遁去時夜方向晨屈指已歷百餘年之久仙家歲月固迥異矣人間以此推之則仙家歷百千萬億亦只如人生百年耳其久暫何以殊哉

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曳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曳入曳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躁進者逐引人躁進者杖著爲令）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眞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

必心無愧恥而後不難致富貴則富貴可以致而不可必致也愧恥不可無而不容也

凡骾峭不避權貴者未有不爲大僚中傷雖屬疏求退必至禍作而後止然則相戒不爲骾峭乎且相牽而趨附權貴乎君子曰骾峭不可爲而可爲也權貴可避而不可避也禍患且聽之

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嘻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富貴以無愧恥致之富貴可憐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當是得受心法不必寫符在背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骾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富貴一夢耳謂十餘年不如一夢以夢思夢是大夢將覺時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

將來公道須彰之此日

到此悟徹竟登彼岸

試士盛於唐代此與于唐之所以命名也

過舟小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將此身置度外矣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自今不說私話矣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反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立言貴乎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夏楚見卷二張誠束閣羣書晉慶翼傳般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可也韓愈寄盧仝詩春秋三傳—高—獨抱遺經究終始嗒喪見卷一葉生金盆玉椀貯狗矢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巳並爲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而——可乎儻來見卷九雲羅公主劉阮返天台見卷七翩翩不齒見卷三曾友于瘐死集韻囚徒以鐵塞而死曰——○史記——獄中注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或作瘉○按天祿識餘史記——獄中注不明瘐字義考說文束縛捽枻爲臾臾瘐古字通用地獄見四龍飛相公虞侯見卷九小翠陳大士名際泰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有仙骨杜甫送孔巢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注王烈之安城記謝廙遇一人乘龜而行廙知爲神人拜請隨去其人曰汝無仙骨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與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孫山外無數冤鬼推興爲首聚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則自唐歷宋元明以來被黜落而憤懣以卒者何可勝數宜其狀一投而萬聲響應也

抉其雙睛罪亦宜之今更有行其私而不欲得佳文者奈何

簾中諸公披揀了時有草率漫不經事心者須防此一刀仇人相見而竟斬之不容置辯竟爽快

離議以草管人命畢

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司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與不滿志戛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與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劃胸（剜其心）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閧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前之不肯抉其雙睛者正爲此耳）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梟其首）某至陰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興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興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齕其喉下（齕其喉）繫綴

（雖得請爲大犬究爲小犬所齕）

一時中書局校印

同歸於斃亦一快事

如此解冤閻羅可謂善調停矣乃既爲愛壻相得甚歡而復恃才侮翁必代爲之謀得志名場而後冤仇乃釋可畏哉

如鈴大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爲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直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塹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爲鑑

名士見卷二阿寶　俘見卷六劉海石　祿盡見卷八綠衣女　草菅人命賈誼傳其視殺人如芻——然委禽見卷二阿寶　調停見卷二巧娘

一語籠罩全篇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啓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住麗皆有之一生用之不盡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

對曰非所敢知之矣　疑鬼疑狐是我知曰　狐人而實崇狐不鬼以狐崇也於陰騭何傷　爲鬼崇女特延來治鬼又薦女而治之者之心不在鬼是又添一崇矣　人爲狐崇不惟陰騭無傷且功德不少

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可見並無把握何得聞鬼言而以此要婚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穀帳中婢以鈎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沓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騭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平情之論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畱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方將德鬼何敢驅鬼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乘人之危而要

以驅鬼要婚非爲祟而何

得長亭金簪爲信心不能不在鬼矣集家人悉爲祓除恐深信者之未能全璧心愈不能不在鬼矣寫佩符使人持贈不待叟求之矣

之敵人也

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荊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驅何敢復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石要婚狐詐婚石實啓之何責于狐惟石先料其背約而詰與媼盟金簪既授則息壤在彼矣欲殺之而終離之反復之罪有所歸已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

既有信誓則石其壻也殺壻之謀媼不與聞倉皇而往告之以視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之論孰爲得之

長亭能見大義

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媼不背盟狐一生賴有賢內助

老媼有信有禮有智有爲有覬長亭之

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曰老子昏髦則可直言念老身矣婉其詞曰肯爲長亭念老身統之于所重也此爲修辭之要登車遂去蓋殺壻之謀媼不之聞

所照處父子夫妻之間常變經權可謂斟酌盡善矣遺壻私遁非背父也不敢失所天而陷親於不義也然使歸石之後向夫而背父耶之不孝不背父其父孝矣使石父病卒而綰經因則其父夫背其父又乃背其夫又乃其不甚孝之爲思更女命之又之方來而兒就道三年反雖老爲子子者不屈從得不委之也至仍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

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媼强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憒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綰經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權其輕重衡其緩急以禮自處復以禮處人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嗷啕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純乎天理合乎人情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

背父而縗經奔喪（縗音衰）言曰妾導嚴命而絕不敢循亂兒女之情命而失翁媳之禮侃侃正論爲兩得之妾爲翁來君爲妾母不爲妾放令去至怕之語敢計夫挽兒號乎女嫁而復留此狂而實乃遺神鎖悖我聞亦將快心然去而彼雖不仁亦其父也以琴瑟好樂其瑟之禍而幸其災即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責之以不義距謂負氣

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闥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以情義責之令人心扑）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所謂爲長亭一念老身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縶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此則要之以禮要之何害）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